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
轉掾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
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
為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昔政
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
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
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
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
近於醕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
襍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

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
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
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
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
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
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雜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為乎勉之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其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

吳郡王鏊撰

而為乎勉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注其出而勉
月言勉之注其出而勉
正辭下西注其出而勉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
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
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
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
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

歷於掾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造
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
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
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
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
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為申鑒五篇

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篡業
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
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
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或由此戾
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
愧然立漢逾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

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
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
遂為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
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
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
詞奧義論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撰

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
治汗謂之汗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

地湮治荒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

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林通陟降膚

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

人道惟在仁義為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剛柔以

品其群形所謂在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此三

道所以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

教者德法者陰之符也法者政仁也者慈此者也義

禮之謂刑之謂

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

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五德不離五德

義禮智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則三才允序五事交

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百工

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天

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臣作輔民作基

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惟先喆古哲喆通用賓王之

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

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按漢書之作政字

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

由行矣按漢書矣下有夫字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

矣所謂天生蒸民其命匪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此偽私放

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鍾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為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確

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宛死私莫

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華車瓜畫兩輻故莫

儲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

繼而催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

以為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作性字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

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

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

作士政不行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

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令孟春之月

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興農桑也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作賈字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按漢書作化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於一作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功罪準驗事實之謂也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切按漢書作功字善無不顯功得其跡也惡無不彰罪得其情

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

行內不忒按漢書作回字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

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

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俗本

誤作形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

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

漢書作化其刑也

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况於刑

乎刑不能以逮君子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辱不足以治小人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塗路也是

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

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

遏寇虐

詩民勞曰式遏寇虐俗本誤作虞

安居則寄之內政

國語桓公曰國

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

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

若有征伐隣國不知也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

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

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則惡無所
懲而為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

為惡則國治矣
按漢書作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
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

既蠲五政既
漢書作又
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

踈而不失
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
不肅而治
按漢書此下有嚴而化

一垂拱揖遜
漢書作讓
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缺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

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

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
易傳曰通其變又曰

變則通 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
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
一曰不知

二曰不進
有知而不知能進者
三曰不任
有進而不能任者
四曰不終

有任而不能終者
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

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

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
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

小過小失奸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
是謂十難十難不除

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日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

五日亂六日荒七日叛八日危九日亡君臣親而有

禮百僚僚官也書臯陶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

怨無事惟職是司皆言百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

國之風 禮俗不一教化不治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

作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臣

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此弱國之風

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不統此亂

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

劬守法謂之固以遵禮者為勞苦此荒國之風也以

苛為密苛謂法令煩細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

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互相欺蔽小臣爭寵

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

下不諫君無咨詢臣無納忠婦言用政由房闈私政行此亡國之風

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

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

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

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成士師受中

所謂官師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

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

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

之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

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憊愚

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朝市以共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

之周禮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矜哀

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慎之至也刑哉刑

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日原心心可矜也二日明德德可釋也

三日勸功功可準也四日褒化化所關也五日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即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可否也脩令念所施也上有師傅

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下有讌臣大有按有當作則字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交而

其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

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身脩家齊

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正立矣四表四外猶言四方也四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有一言而可常

施博者善道也

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一言而可以有一行而可常

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孟子曰強恕而正者義之

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是謂

不思而得不為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守約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

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殊爾上足以備禮下足

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民為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下民

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美道五典之類

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

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年凶皆禮非謙約也

其數云耳

問人土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

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

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

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

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日不去其火則常流激

而不止則常升金流水升喻民治也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

日治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踊水之機可使無降

日蚩尤造九冶又鑄匠謂冶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

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曰棹悅所謂機蓋是類也善立教者若

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噐可使與顏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愚可使

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跽弗敢掇也利在前刑

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跽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

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跽可使與

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

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所謂虛入水也

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

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所謂亂與

荒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為之界限使不

得逾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猶

可使不越不可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

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令亦

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

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

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

謂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者理之源也自上御下猶夫鈞者

山卷一

焉隱於手

按手下當有而字

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

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勒也

則可以使馬故

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

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

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

驅雞也悅之取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爾

方其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

飛踈則放

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

志閑則比之

比近也埃雞志閑然

後近之則不驚

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

不驅之驅驅之

至者也

比之食之不驅之驅也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緩

民下以財力奉上

即悅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

是以上下相與空

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

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

不得巧詐而取也

則暴迫而取之

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

如帝堯存

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已

天下以聖

王為樂

如帝堯之世天下太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謠於康衢是已

凡主以

天下為樂

如履祭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糟堤以為樂者是已

天下以凡主

為憂如夏邑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是已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

而憂屈已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已而樂申天下之樂故

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民

則凡主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達道於天下二日達惠於

民三日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衰

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以貴高人二日以富奉身三

日以報肆心勢非位不隆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

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

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日心順二日職順三日

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治世之

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當作則生逆矣體苟順則逆節

逆節則心不順矣亂苟順則逆忠逆忠則職不順矣事苟順則逆道

逆道則道不順矣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

十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

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

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

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

相福也六者有失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

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

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漢 穎川荀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三首有

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

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

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

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
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
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
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
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

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具貝王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卽約之類

化而裁之與時消

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

治創難則思靜

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

秦民弊時也

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

山民樸市民玩處也

山

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

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

也

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

三皇之時烝庶鮮少機智不生

所以皇治純純斯清

三皇之治無爲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

奚惟性不

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

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妖僞息矣

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

抑百家諸子殺亂之言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

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

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戛摩取平者半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米粟之多寡

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省績察職

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

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織惡細善不可闕掩夫事驗必若土田

之張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

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鮮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

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謂三公師傅保也卿謂六卿

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

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

五百石至三百石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位競

小職有登則下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大任

則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共其職矣

申鑒 卷二

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
刑之尚可何況降位
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

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

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此一首所謂公卿

不拘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
大司農陳減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

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陵中書有
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戍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

曰軍衛此武帝
所制以寵軍功
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

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
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

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
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

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
掌軍功爵賞小統於

五校
校俗本誤作枚五校者一曰屯騎二曰越騎二

大駕鹵簿五
校在前是也
大統於太尉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

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
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為大尉
既周時務禮亦宜之

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

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信矣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

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中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外州舊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與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
曰時制而已
三制隨
曰天

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

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

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

不若古諸侯之世位

權輕不固

不若古諸侯之

權柄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

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御民非

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

也

言監御史

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

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

死者復之可也

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

死而息民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

劓者答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

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

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

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

所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過仇耳教初必簡刑始必略

事漸也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畧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

簡者以漸而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漸而密未可

以備謂之虛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未可以密謂

之峻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峻刑也虛教傷化峻刑害民

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

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必違設必犯之法不

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

密則法必犯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

備民行脩飭則教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

然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之則人將倚法專

殺亂滋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

生矣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制之以義據禮經則斷之

以法徵法令則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

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

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

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眠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主友之

讎眠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

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

勿讐讐之則死此古復讐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讐

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又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鬪口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

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弗避而報者無罪未辟

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但知有復讐之義既辟之後則有王禁

而民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在焉故報者誅之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

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

避此一首所謂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詳見周禮漢之祿也輕漢

者豐也

潔白者窶貧
汗墨者富美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

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

今祿如何

今謂獻
帝時

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

澹古澹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祿所謂參相澹也

必也正貪祿

黜汗

省閑冗

汰美

與時消息昭惠恤下

損益以度可也

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

夫不專地人實買由已專地也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錘之地又顯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

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

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

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

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

也井田非今也

言專地固非隆古之典而然則如之

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

或問貸曰五銖之制宜矣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

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

日 卷二
銖又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
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
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
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
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觀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久矣
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曰海內既平行之而

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虛矣其勢必積於

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

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

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

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

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不足以匱

近為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

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

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

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眾奸偽必作爭訟必繁刑殺

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騷動不可曰然則收而積之與

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

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

日 卷二

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

茂矣此言察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日起而行之錢不可如

之何日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

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為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災郡祀有關不為尤矣必也舉

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

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

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

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

濤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

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

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

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縣所謂其神之祀縣

有舊言嶽瀆之祀雖曰縣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

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

若必郡祀則禮物宜從省略

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

謂約祀舉重也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坤初六曰

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

卷二

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

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

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

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

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

曹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隣十曰想掌安宅叙降鄭氏

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

次序其凶禍所謂下穰移之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

掌天時星曆凡歲時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

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

丞掌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

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

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

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天之道也月正聽

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

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羨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每

年歲首也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

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師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

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也

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

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

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

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

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

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

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太學辟雍而祀孔子焉

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

本經各謂真傳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

自謂古今

此處有誤

仲尼邈而靡質

大聖已逝經無所質

昔先師歿

而無間

老師已喪義無所問

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

於屋壁義絕於朝野

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逮至漢興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

文有磨滅言有

楚夏出有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

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或學者先意有

所借定無所徵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

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

者所傳肯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

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道雖要也非博無

以通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

德要道也

救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或曰有制乎曰權

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易繫義制也權者

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

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

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

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

陷長安已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

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

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
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
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權宜著非常典此一
首所謂禁數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

嬪於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

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

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王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動為

春秋春秋言為尚書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苟有茂異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至公

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

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

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

誤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

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公

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

謂後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漢 穎川荀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

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凶謂兆數之所

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

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

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

商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武成曰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

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

謂殷以甲子滅周以甲子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都

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

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

柄星在天龜是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

於房房者蒼神龍虎虎當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

之精周據而興龍虎作尾

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

取號之旂鶉之貴貴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

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

五年東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

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星也

貴貴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

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

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

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

良入焉不受其罰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

入獄犴則罰不受以喻周應晉祥惟武王獻公能當之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

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馮相氏掌

十有二歲十有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

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

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孔子曰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

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祈請求禱也如祈

福之類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

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

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感應

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非身則神身

不可避身寓宇宙神不可逃神寓形骸可避非身可

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

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

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謂行

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會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

所以應人骨體之善惡者

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

言名生實死誕妄不足信也

聖人弗學

楊雄曰聖人不師僊

非惡生也終始運也

終死始生易繫辭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楊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短長數也

短長

謂年之夭壽

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

桂莽產乎異俗

海外南經僬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

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各曰僬僥之國史記仲尼

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

烏獲秦武王力士

捷言羗

亥

羗亥疑豎亥之誤

勇期育育

孟貴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

聖云仲尼

壽稱彭祖

以四者况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

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

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

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

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

異也

異謂怪異

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

矣

獻帝興平七年越雋男子化為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

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
出之此二事悅在典平中所親聞見者
性哉氣數不存焉
夫豈人之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

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

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滯

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蕪而

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

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

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內經異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

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

內者以乎外也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申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氣宜

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

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宣其氣調其體平其

神則得其和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關前命門

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

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為呼氣入為吸故氣

格

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

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真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神稍專

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

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氣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捫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陰氣消

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

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

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

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

順養其生氣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

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

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

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謂灸柄也故養性者不

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內不傷性外

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

咎徵不至咎徵惡行之驗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

顏回子淵年三十二蚤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曰

楊雄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

而秀花雖不越

而秀花雖不越

而秀花雖不越

而秀花雖不越

而秀花雖不越

春而榮其如和 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言顏冉歲

氣之保合何 天和 不害無殘賊致夭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 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為慮而當務脩德為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

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

丹砂可化為黃金卒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

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曰傳毅論之當

也 傳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 燔埴為瓦

則可 埴埴也 燦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

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丹砂為金

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 世之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

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

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偽矣

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 爽字慈明董

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

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

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

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為內謀會病

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

識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

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為叔父 有起於中興之前終

所謂辨識即其發偽之書也

張之徒之作乎 起於袁平 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

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甲卷 卷三 七 柱

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

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

合為八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

其燔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義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

無益經典而有助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

文章之類是也

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

有功有用謂不虛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偽在上者如是則緯候鉤識之說無所肆其

申鑒卷第三

矯誕

申鑒卷第四

漢 穎川荀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

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

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

明日明

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烝庶但知鏡鑒而已前惟順人惟賢鏡

惟明此君子之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桀紂不周秦以前鑒

之弊不鑒於良下也幽厲政亥不以人鑒側弁垢顏不鑒於明

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故君子惟鑒

之務務於前鑒人鑒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

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

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

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

於側檢柙猶法度也言法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

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

由入也缺字有間缺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

事作生於其心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

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

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

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雍

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

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

鉤小白佯死先入齊衛姬色妾桓公好內多內寵知

高倏立之是為桓公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

矣哉膏盲純白心下為膏盲隔也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

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阮鍼之

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

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身畏二豎國畏嬖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

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

于繹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

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祟

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宮殿暴露與

然後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

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

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祗古者立國天子諸

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為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

愚下愚則不移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

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

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

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曹交意

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

路所通逼者然也

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

閱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

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為桀紂

捐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

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迺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聰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此知益為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

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

相后懷姙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為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

申卷四

少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邵

官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官召公之室也厲王出奔于

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會稽之棲

霸越之基也夫差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

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吳

夫差自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燕王噲讓國於其相

對死我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此知伸為屈之為

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仲者也仲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

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

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

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邪臣由之

無罪之罪謂盡道而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

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

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孟子曰吾君不能

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不已則奉身

申卷四

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

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日導非二日阿失三日尸寵以

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

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紕紕與黜同進忠有三術一日

防防與導反二日救救與阿反三日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

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

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

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

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義當申則申義

當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四公者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

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

人者從太子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

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

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光武

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

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宣為維陽令湖陽

申德

卷四

六

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減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魯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減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死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二世曰吾鍾離尚書日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

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

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傳太后元帝健仔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

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賂趙昭儀陰為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為王妣明年徵定陶王為太子是為哀帝帝即位累尊太后為皇太后太后父同產弟子孟子喜中叔子曼幼君子商同母弟鄭輝子業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是謂不屈不然則趙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為庶人

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

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

喜惠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

終日齊人婁敬戎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真將軍見高阻勸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祖即

日車駕西都長安孝文帝不愛千里馬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先武手不持珠玉循吏傳叙曰光

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可謂難矣言三君者以規獻帝

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

禪以子私謾而殺之日禪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廢下與宮人戲

日禪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禪長子也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

詔治丞蠱郡邸獄特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

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救乳

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陳嘗有阿

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

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眩

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武公和釐侯子年弗視地厥足用傷九十有五猶箴傲

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初筵抑戒

之詩以自警勾踐懸膽於坐於坐坐卧即仰瞻飲食亦嘗

會稽之耻耶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勵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

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

為太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舂未幾鳩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趙昭儀

不幸不失命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

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

儀居昭陽館顯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

太后詔治問皇帝起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

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男為太子長公

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

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

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

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

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

以憂鉤弋不幸不憂殤鉤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

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

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為皇太子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

弋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非災

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

何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和三年立為皇后

格

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
生皇子協卽獻帝也何皇后醜殺美人至董卓立獻
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醜弑之悅以美人
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爲鑒戒 若慎

夫人之知 孝文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甦乎上悅乃召語慎夫

人夫人賜益班婕妤之賢 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

金五十斤 於上也好美稱也班婕妤者彪之姑况之女也入後

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

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

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官

詈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明德皇后之德

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明德皇后之德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爲顯宗貴人時賈

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

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

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喜周

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

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

始終邵矣哉 邵高也言慎夫人班婕妤

無衰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 不爲世憂樂者

小人 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己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窘急者無敬故 憂者弦歌

所樂 鼓瑟非樂也 愁感者不和故 禮者敬而已矣 揖讓百

樂者和而已矣 瑟云乎 匹夫匹婦處畎之中必禮

樂存焉爾

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

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

違道順上謂之

諛臣

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

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

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

謂違

上違道順

審乎所為

謂為上自為

慎乎所安

謂安心安身

廣川

王弗察故殺其臣

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

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

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

遺言

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日

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安之事所以從先

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遺言也

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

者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洽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

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

缺五字

城重譯而獻珍非寶

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

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

日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

鳳儀于韶

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麟集于孔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上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為應孔子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青青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

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語文晏子亦云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晏子謂齊侯曰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物一無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無講詩云亦有和

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

子所引按後漢劉曼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闇偽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為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漢 穎川荀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榮校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

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

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言行愛焉

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故君子本神為貴

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
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質實也達以行之志
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
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
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誠格志正則天地順之
况於萬物乎正通事實則功立表裏分定則不淫思
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
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
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

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此喻為不善遵

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於適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

為善而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

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分而行之以行為貴若徒有
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缺矣此所謂
德末之尚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此所謂
之以才為貴也此所謂分而行

為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主明
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反

內省神明莫遁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密

深心矯言飾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

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昧於自知然則知人

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

而自知為急也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

好生事也好生竒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

衆好生竒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

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言生事生竒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

行何貴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權不辯為美矣其理

不若紕辯不如紕老子曰大辯若訥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文不

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博不莫不為道道當知道之

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為

正知缺之缺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

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

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其奧矣莫不為

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唯聖典為至為與為弘也聖人之

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爾雅曰九達之謂達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

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

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窮測理微謂之妙

與發天地幾宣鬼神數博謂之包辭兼費隱義徹上下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

要而不緜章成謂之文炳若丹青光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

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仁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

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

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說以氣言性莊子

曰性者生之質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凶吉

貧富貴賤壽夭禍福之類此亦以氣言命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

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休吉否凶無務焉無怨

焉富貴無務貧賤無怨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為勢位所溺故乘富貴之命

而驕則踰節陵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為饑寒所逼故違貧賤

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故驕則奉奉當之不成不成承休濫則

守之不終守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惡當

作怨以成禍怨則不守不守則濫故曰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

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

既曰命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辭文孟

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偽也公

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楊子修身篇曰人之

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劉向曰性情

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

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性惡則無

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十也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

則無周公管蔡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

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

作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為然韓子三品之說

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

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

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

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

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

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

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

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

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

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

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

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

矣行謂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

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

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

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

雖可兼取當有關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

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

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

咸彖曰天

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和昆蟲草木

皆有性焉不盡善也

此復申情不獨惡之說

天地聖人皆稱情

焉不主惡也

此復申性不獨善之說

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

易繫辭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别名也

情見乎辭是稱情也

易繫辭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不盡意是稱

意也

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中心好之是稱心也

詩彤弓曰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

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

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

論語文

其次善惡

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

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

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

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

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法教則為惡者易故多日中焉在日法教

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

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

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返其下者遠而不近也

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過於行而隱微

止之禁於履踐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

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

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

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

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

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

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

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昭

鑒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為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

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

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能自愧耻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

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

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

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

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

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

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其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

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為發譯道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

從羗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

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初騫行

時百餘人去十三念蘇武於朔垂朔北方也而知懷問室

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

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

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

也聖賢斯幾况其為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况其為侈

乎必無放侈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

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

怒不亂德喜不缺義也無邪謀曰美君子曰省其美

平心為美長簡休命辭平德若其士也其大異辨而曰

也望賢德效其為德也德者固國之本也其為德也

而映之則望賢其何美映其而曰固國則其下者

治也亦下治者德也亦下治映其治也亦下治映其

德之風流也其德映也無所不至矣德出於土也

德者德也亦下治映其德也亦下治映其德也亦下

德也亦下治映其德也亦下治映其德也亦下治映其

申鑒卷第五



